

人生

羅維洛



目次：

淡淡的煙霧中·····	五
深夜瑣記·····	八
深夜瑣記之二·····	一〇
沒有寬恕！·····	一三
病中雜想·····	一六
我向前走！·····	一八
信底斷片·····	二三
燃燒短論·····	三二
關於「野草」·····	三七

文壇以外……………四四

我底學生們……………五六

我們所需要的，是工作……………六七

週末散記……………七三

阿華……………七八

十月十九日……………八五

紀念魯迅先生……………九一

高爾基與青年……………九七

從一張血染的照片所想起的……………一〇一

讀「伐木者，醒來吧！」……………一〇九

略談詩底感染力……………一二〇

從「黃馬褂」談起……………一三四

論「武韜傳」問題討論中的一些偏向……………一五〇

附錄

九月之歌（G・米勒夫）……………一五一

我底祈禱（H・波特夫）……………一六一

後記……………一六六

淡淡的煙霧中

走完一條小巷，而前是明亮的街；一家新開張的什麼商店，門口擁擠了一些人。剛放過爆竹，慘白的、淡淡的煙霧瀰散在空間，在電燈光的幅射下，微帶火藥味。

留聲機尖銳地刺響，淫蕩的歌聲搖曳着流出來，碰撞着凝滯在電燈光裏的，迷濛成一片的煙霧，立刻就驚慌地逃向上面黑黑的天空；或者竟消溶在煙霧裏，相與混凝而成爲迷濛的一片整體。接着是新的碰撞，新的逃逸與消溶……

人們呆立着，在歌聲中沉醉，在煙霧中麻痺……

一輛街車震顫着不安地跑過，兩個小孩子爲爭執一個爆竹而扭打在一起……淡淡的煙霧，完整、凝然地屹立，微帶火藥味。

這就是成都！我想了，成都似乎就充滿了這樣的煙霧！「淡淡的」，似實有又似虛無，人們就漠視它；「微帶火藥味」，不會使人窒息，連強烈的嗆咳也不會引起，人們也就漠視它。而在這漠視中，麻木，又麻木！而在這漠視中，漂浮，生存！虛偽，生存！欺騙，生存！

偶爾聽到一個閩人底話：「要想開點！再有錢又怎樣？還不是穿好點吃好點……」他大概是頗爲「想」得「開」吧，於是在別人都餓得要死的時候，無睹地拚命享受豐盛的肴饌；於是在血跡斑斑的地獄上，無睹地安排着淫靡與豪華的宴席！

某大學的訓導長於大罵其產黨之後，告訴學生說：「天下爲什麼會亂？就是因爲流氓搗亂！其實只要給他們官做，就行了。」真的，訓導長不也是「官」麼？做了「官」不但不會「搗亂」，甚至還會幫同「戡亂」，披上紳士的外衣討伐「流氓」吧！

一位「詩人」，成天坐茶館、逛大街；沒有上「壇」，就已陶醉在自己底「成就」裏了：「我底技巧跟一二流詩人都差不多，不過認識不夠，現在寫不出好詩罷」

了！」結論是：「停筆兩年——自然，有時得應酬應酬。」是去磨鍊「認識」吧？
糜爛與盲目，卑劣與荒誕！和淡淡的煙霧混攪在一起，而又得意於這種混攪，
而又在得意中麻木！

碰撞着，不是逃逸，就是消溶……

接到C底信，受了他底沉重又沉痛的心情的感染，我有點鬱塞和窒悶。

煙霧，是的，煙霧！但你想用手把它拂開，或者就攪亂它也好麼？荊棘的長鞭
會從四面岸然抽來，有惡毒的謔笑，向着你血淋淋的手臂！

然而，比起虛空的逃逸與消溶，我是寧肯有鮮血底強烈與明麗的；那麼，我伸
出我底手臂，在淡淡的煙霧中！

四六年十二月·成都·

深夜瑣記

「這幾天你做了一些什麼呢？」治兄停住了談話，突然這樣問我。

我惶然了；略一迴想，更惶然了。「我做了一些什麼呢？……也還是，讀了幾本書。……」這回答是近於勉強的。

告辭了出來。外面，啊，是夜！天空低垂着、泥濘着；星似乎被夜遺忘了，沒有一顆；風得意地、滿不在乎地吹過；這夜的風，使人冷起來了。街上也有幾個行人慢慢地走着，像其影子在移動，麻木而陰沉，彷彿他們不是人，沒有生命。不遠處，街口，有燈光和聽來是嗡嗡一片的嘈雜的聲音，夜底喧嘩。

「你做了一些什麼呢？」這次是我自己問自己了。

我一直素樸地愛着萬尼亞舅舅中的蘇尼亞底素樸的思想。我們生活：我們愛、

我們相信、我們工作；有什麼就給這世界以什麼，不剩一點一滴，不求一點一滴的報償，不計成果。默默地渡過歲月底平平的流，默默地死。我們底全部生活，便是我們底生活底意義。

但是，我也知道的，我們底時代不同於蘇尼亞底時代，我們底時代是沸騰的時代、燃燒的時代。我們已經可以清楚地看見新生的火燄在中國、在全世界奔捲着。

我走到一條冷清的街了。仍然是泥濘的天空、夜的寒風、影子似的行人、四周的夜底喧嘩。然而透過這些，這西中國底暗夜，我彷彿看見了遠處，遠處，那綿延成一片的火海底紅光，烈燄的光柱蒸騰起立體的燃燒。……

我笑了，但是這笑聲立刻被凍結了；啊，這是夜！——不，沒有凍結，我是聽得見自己底聲音的，不過那已經不是笑聲了，而彷彿是淒厲的哮喘，彷彿是對夜的咀咒！

是的，在今天，我們要活在自己底善良的光裏，也要活在自己底咀咒的笑裏！前面是一條漆黑的窄巷，沒有胆怯，我坦然走去！同時，感到了自己底心底灼

熱的跳動。

四七年九月尾·成都·

深夜瑣記之二

黃昏時，人有點疲倦，我常常這樣地感到疲倦；於是睡了一覺，疲倦地睡着，直到深夜。

醒來，便起來，想挑點輕鬆的事作，腦筋似乎被睡痛了。我譯了兩首短歌，正想開始第三首時，電燈忽地熄了。

夜半了，夜好黑！蟋蟀叫着，不停地叫着，叫着夜底淒涼。而我不想睡，我瞪視着夜，夜是空虛的吧。

夜是空虛的吧。而我感到了撞擊而來的夜的波浪，撞擊着；不，是牆，是一層層的，一層層的牆，無物之物的牆，圍繞着……

而我不想睡，我瞪視着夜，我記起剛才譯好的一首短歌，立陶宛民歌：

哦，在綠的，綠的樹林內

有一所黑暗的牢獄。

而在這牢獄之中

一個年青的兄弟被囚禁着。

在那兒他永不能知道，

冬天來了還是春天來了，

永不能看見光亮的太陽，

不能看見日出，不能看見日落。

我要放一隻金環在獄牆上，

或者我要在那兒築一扇窗，

或者我要在那兒築一扇窗，

好讓那兄弟立刻看見太陽。

我要放一些白白的雪塊，

好讓他知道那冰結的冬季；

我要放一朵鮮花在獄牆上，

好讓他知道那是夏日。

在立陶宛，這應該是一首古老的歌了，這吟響着深沉的痛苦的歌。在現在，在那邊，年青的兄弟們所唱的，該是工作和感激的歌了。黑暗的牢獄消失了，太陽是在照着，花是在開着，窗子，無數的窗子，是在聽着春風底笑語吧。

而我，我們，却是被囚禁在這沉沉的圍牆之中，在夜的牢獄之內。唉，金環在哪兒，白白的雪塊在哪兒，鮮花在哪兒呢？窗子，又在哪儿呢？——

我感到如聲的重壓……

我摸索着火柴，我劃燃了一根火柴，夜的牆迅速地奔潰而消失。在油燈底下，我寫這瑣記，我讀那痛苦的歌，帶着絞痛的心，也帶着滿捧的希望之心。

哈哈！過了夜半，便是新的一天底開始！

沒有寬恕！

我重讀着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匆匆地讀着，幾乎可以說是在翻着，——我常常整章整節地跳了過去。

我怕讀這一本書，這是一本使人心底心哭泣的書；然而，現在，我讀着。

有時，人是願意甚至樂意讓自己底心和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底心一起受苦一起哭泣的。而且，有時，在這「心和愛的迫害者的世界」，人是會像尼麗一樣以自暴自棄之心擲破幸福和歡樂之杯，讓自己呼吸着痛苦甚至向路人求乞的。

這是說不出的情感；這也是用不着說出的情感。

我讀着，我讀到娜泰莎的話：

「我不願咀咒任何人，而我也不能追悔。……」

「我們必須以痛苦去造成我們未來的幸福；用新的苦難去償付。什麼事情都是以受苦去洗清楚的。……啊，萬尼亞，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痛苦啊！」

誰知道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痛苦呢。祇要在這世界上有着主人，有着侮辱者和損害者，便有着奴隸，有着被侮辱者和被損害者，便有着痛苦的。

在這裏，我自然地想起羅曼羅蘭，和他底勇壯的話：「朋友們，受苦的你們，抱起歡樂來吧，讓我們來征服它！」

羅蘭認為，歡樂和痛苦，「這兩位是姊妹，而且都是聖者，他們鍛鍊人類，開展偉大的心靈。他們是力，他們是神。」

羅蘭認為，偉大的心靈，都是通過苦難，和苦難搏戰，克服苦難，然後偉大的。

我記起，在約翰·克利斯朵夫裏，羅蘭引述古印度一個婆羅門高僧底溫柔而悲苦的思想：「世間受過毒害的樹，能夠產生比生命的甘泉更甜蜜的兩顆果子：一是詩歌，一是友誼。」

在這裏，我想起一些實際的人和事，一些我所熟悉的人和事，一些我所愛和我

所恨的人和事。

我讀着，我讀到尼麗臨終時說的幾句話：

「萬尼亞，我快要死了，很快就要死了。……到他那裏去，告訴他我死了，我不會寬恕他。還告訴他，我最近讀了福音書，那書上說我們必須寬恕我們一切敵人。是的，我讀了，但是我還是一樣的不寬恕他；因為媽媽臨死還能說話的時候，她最後一句話就是：『我詛咒他。』所以我也詛咒他，不是爲了我的緣故，而且爲了媽媽的緣故。告訴他媽媽是怎樣死的，我是怎樣孤另地流落在白勃諾天夫人家裏！告訴他你怎樣在那裏看見我，告訴他一切一切，告訴他我寧願在白勃諾夫夫人家裏，不願到他那裏去。……」

在這裏，我並不想重複這一個故事。單是這對敵人的強烈的恨，這到死也不寬恕的強烈的恨，就同樣地使我感動，更使我感動了。

放下你底福音書吧，說教者們！在這生與死相絞結的日子，我們，——沒有寬恕！

四八年一月。成都。

病中雜想

一 靈魂底僵死

最可怕和可悲的，不是肉體底消滅，而是靈魂底僵死。

不過，在靈魂已經僵死了的人底本身，已經無所謂可怕和可悲；他已經沒有感覺，已經失去人性。

這不同於白癡：白癡不過是因為感官的殘廢而造成自我的悲劇，而僵死的人却是用別人底血洗手，因自己底享樂造成了別人底悲劇。

對付僵死的靈魂，最好的辦法是：殺死他底肉體！